經學危言

經學卮言卷三

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

傳曰委蛇行可從跡也蓋大夫自公門而出正慎之至雖跬步亦有常度漢書言郎僕射竊識霍光下殿門進止處不失尺寸此行可蹤跡之謂也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按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斿即書作君子員〻獵〻員斿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〻登〻泰〻華〻山〻神〻人

〻共〻遨〻遊〻乃重讀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遨
遊〻句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〻蛇〻故沈重誤
讀耳晉人作頓首頓首亦頓下首下各疊之後漢任光等傳贊委佗
還旅佗與蛇形異聲同抑或鄘風委委佗佗別本
又有作委佗委佗者而范史用之歟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未嫁稱女未娶稱士故士皆與女爲對文鄭風曰
維士與女夏小正曰綏多女士易曰老夫得其女
妻老婦得其士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列
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荀子曰婦人

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

平王之孫

商世雖無議行優劣制謚之法然已有舉其德號者若頌云武王載旆是也周人謚法亦作於周公攝政之後在武王時尊其考爲文王猶是倣湯號武王之意未嘗以文爲定謚故臨文多隨其德而稱焉或曰寧王或曰平王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誥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方將萬舞 邶鄘衛

箋萬舞干舞也明監本誤作干羽以本疏校之可

見又閟宮箋亦有萬舞干舞也監本彼處不誤鄭君注易亦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唯左氏初獻六羽傳云將萬焉似羽籥得通言萬者然彼傳又云子元振萬文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仍專以萬爲武舞矣且卽此詩證之萬正當爲武舞故以有力如虎言之首二章稱其武舞三章執籥秉翟乃稱其文舞彼美人兮文武咸宜是宜爲西方周之臣矣序原經西方之人意

謂可以承事王者云周宅西京國語稱周書爲西方之書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首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歸異之象也感其所出之同而託興焉淇水之在衞者也泉雖異歸乎流而終入于衞女子有行遂與衞訣曾泉水之不若玆之永歎矣

要我乎上宮

孟子章句曰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烏之意此序所謂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

詩可以觀

良馬五之

傳云驂馬五轡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今按詩詠大夫所乘皆通言四驪四牡雖王度記有大夫駕三之文似非周法也四之五之六之又不當以轡爲解乃謂聘賢者用馬爲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覲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庭實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序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以爲衛宣公之時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之事雖詩之世次多有倒亂未可以在芄蘭河廣之後爲疑然鄭在衛西於自伯之東文實未協也必欲舉春秋所見之事以當之王逐惠公朔立公子留齊魯納朔王人救之意此詩之伯其隨子突而東拒齊師者乎

聊樂我員鄭

毛詩古文員皆作云見於商頌箋後世以隸寫者

錯出不一於是此詩員字釋文云本亦作云小雅

昏姻孔云則又云本或作員愚謂聊樂我員與昏

姻孔云之云正是一義左傳引彼詩而說之曰晉

不鄰矣其誰云之員之言圓也環而相聚之謂也

序以出其東門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

其室家之辭彼有女如雲皆出城奔離者也幸我

縞衣之男綦巾之女猶得圓聚聊相樂耳雖有美

女何暇思存乎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齊

蠅聲後於雞鳴者也而以爲夙興之詞寔未可通

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彼詩云不夙則莫盡此詩之旨矣首章刺其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之鳴不敢怠遑旣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也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於是卒思得如古賢妃者以爲其君助盡賢妃侍于君寢君之愛之也君曰蟲飛薨薨猶甘與子同夢也妃則曰會且歸矣君其以時聽政無俾或憎予及子焉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按古者充耳皆

有紞紞下乃綴玉象之等令素即象瑱則不當復出瓊華素青黃皆謂其紞之色尚之者瑱耳毛以素爲士服青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則得之士喪禮瑱用白纊是士以素也大戴記冕而前旒黈紞塞耳玉篇云黈黃色是國君以黃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紞紞垂瑱之條也然則天子充耳以玄歟此詩三章異服見自君下達皆不親迎而由今考之又可見壻之俟其婦也君不下堂大夫不及門蓋有尊卑之別矣

展我甥兮

言魯莊公工於容藝而不恤政事酷似其舅此爲

微辭以兼刺襄公也三章皆彖其善射殆作於舅甥相從狩御之時歟

園有桃其實之殽魏

序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傳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是譏曾不能用其民之意者箋云魏君薄公稅有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是不達序意者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衞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焉德教亦所以衞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

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裔

焉大國滅之將亾是猶舍其桃棘弗脩其圃他人

是穀我可得食乎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唐

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

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

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卽天子之使也因

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已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

燠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

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

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

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然則此天子

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

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傳曰齋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

藏之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齋時所用而詩言之

者婦人以夫不在韣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

防有若齋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

齋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

越以𦄵邁 陳

傳𦄵數正義曰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緵紀之故𦄵為數數按此則承上章績麻而言蓋𦄵與緵同西京雜記曰五絲為䋣倍䋣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緵然則𦄵者八十縷之名禮朝服布十五升十五升者千五𦄵也此與倍䋣之升名同實異鄭君喪服注曰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賈公彥曰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廣森謂宗卽緵音同從省作其疏者有十升布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有七升布國語曰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漢時或謂之十緵布七緵布王莽傳自公卿已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史記景帝後二年

爲歲不登令徒隸衣七緵布名南素絲五總傳亦云總數也疑總又緵字之轉

將母來諗小雅

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春秋譏之周制固有父在而子爲大夫者蓋不逮事父者多矣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母而申之曰將母來諗從其多者言之也若云人之思恆思親者雖曰原情無乃傷教乎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六句全襲名南非無意也出車本追述文王時事

故其敘室家望遠之情卽述文王時詩以實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

文解字曰亼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

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筮與卜會於文似便於訓

未精宋元說經者唯逐文便乃小學詁訓之所以

就湮也

南陔

正雅廿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

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
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爲次與朱子
所據儀禮樂次初不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
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
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
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
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
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
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
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卅卷卅八

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耶抑邶鄘衛本共卷而傳分之耶尋邶鄘衛之分最無義理似出漢時經師所爲直以柏舟有二嫌於無別故冠邶柏舟鄘柏舟以名之而鄘柏舟以下適有二十篇遂以十篇爲鄘十篇爲衛猶雅頌分什之意耳左傳曰爲之歌邶鄘衛又衛北宮文子引其本國之風而以威儀棣棣爲衛詩則古經確合三國爲一藉非小序幾不復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即今之小序豈撰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吾恐梅賾所上孔安國書序設令不存必又有以百篇之序即是孔安國書序者矣

其祁孔有

箋祁當作麎按鄭君破字非盡以意改如唐風之朱紑本於魯詩陳風之樂飢本於韓詩餘盡多有所出但今不可考見耳爾雅疏引此經正作其麎孔有似亦三家詩有作麎字者而箋讀從之宋初唯得見韓詩然邢疏多勦襲前人唐以前則齊魯並在也釋詁劉之爲大注总所出疏乃引韓詩以證之而郭每云義過見詩者則又兼涉三家故多毛詩所未見鄭注儀禮論語皆參取古今文不專守一家其於詩亦然君子好逑鄭本作仇箋云怨耦曰仇萬民靡不承鄭本作萬民是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恩按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可見鄭本正作是字故與不顯不

承同解若作靡字無爲轉以不承爲承矣好是稼穡鄭本作家嗇箋云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之人此鄭本二字無禾傍故如此解非破字也下章稼穡卒痒箋乃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此條釋文尤足證明靡有不孝鄭本孝作傚箋云國人無不法傚之者今緣傳箋集合卒皆牽鄭就毛由是鄭本異字雖盡別矣亦偶有牽毛以就鄭者顧言則嚏傳云疐跲也明與狼疐共尾同字箋乃云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前儒欲依鄭作嚏遂併附會傳之跲字當爲欬非是鄭君先學齊魯韓詩晚乃爲毛詩箋故不純同毛公皇矣四國以爲密阮徂共生民履帝武敏以爲履大人迹並魯義也五經異義曰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史記三代世表末有張夫子問褚先生稷契感生之事按儒林傳褚少孫治魯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前漢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又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按齊詩四始五際略見於氾歷樞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五際者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宋均曰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愚謂

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蔟爲均天保夾鍾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律歷迭相治與天地稽三朞之變亦於是可驗周十月斗建于酉朔又直卯幽王本嗣位于卯孟之際適當卯酉而日月告凶其咎尤甚故卒致東遷改政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朞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朞當作期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

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
孟卒十年一移故謂之三卦今据易嘉二年癸酉
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戊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元
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前
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
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年得高
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年而得周
亾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
歲七百九十四年崔惟午孟之八年也易上經始
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門也離午際也孟
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也未濟爲小雪亦亥
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之所重慎詩以諷戒易
以終始　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
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
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
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

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緜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鴈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謂爾遷于王都

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與之初師移其第耳今按韓詩次第與毛同又以三卉推之知齊詩亦以十月之交爲幽王時其言刺厲王者唯魯詩爲然豔妻煽方處魯詩豔作閻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哀褒閻之爲郵並以褒姒豔妻對文一爲幽王妃一爲厲王妃孫毓曰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

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旣滅箋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廣森謂謂爾遷于王都句以爲幽王時亦不可合此王都正言彘耳時王流于外共和居攝其勢將爲羿之代夏新之更劉故詩人懼之而欲正大夫之從王于彘也共和史記以爲周召共和行政竹書紀年以爲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雖汲郡古文未可盡信然呂氏春秋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則紀年此條爲有據者大雅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此篇大旨與桑柔略相似周宗旣滅猶彼言滅我立王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猶彼言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得罪天子怨及朋友猶彼

言進退維谷矣

壹醉日富

壹義若記壹食之人壹聚也聚醉猶羣飲之意

旅力方剛

傳云旅衆也典引勤恁旅力以充厥道章懷太子注旅陳也似較毛義爲勝旅力猶論語言陳力也大雅靡有旅力言無有肯陳力者也古字旅臚音訓並同故周官旅擯先鄭讀爲旅於太山之旅後鄭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漢書大夫臚岱卽旅於太山也儀禮注曰古文旅作臚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

首二句正序所謂田萊多荒者也千畝不耕大田廢矣黍稷不生生茨刺矣詩人見其棘而抽之因思曰自昔先王之時此田何爲者乎固藝黍稷以奉祭祀者也於是陳古祭祀之事而終之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今與與之黍化爲楚楚之茨引之云乎替之云乎

歲取十千

箋上地穀畝一鍾按古量六斗四升爲釜釜十則鍾小爾雅曰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

缶二謂之鍾則漢時以八斛爲鍾量名變亂由於陳氏漸沿至漢復與陳量有殊互詳左傳管子山權數曰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八石者鄭所謂一鍾也畝收一鍾爲價一金故漢書言豐鄗之閒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得與此參相會十六兩爲金二十兩爲鎰乘馬篇曰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以相推校每粟一石金二兩布十疋其值參相等疋即兩也又治國篇曰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束十疋也言隔歲糶之得倍新穀之值然則春糶乃得鎰一金旋收旋糴者半之然石值金一兩矣古者重農粟布貴而金賤略可見於此

攸介攸止

箋曰介舍也按廬舍作於田畔是井之畍也鄭意

蓋以介與畍通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攘鄭讀爲饟既言饁復言饟詞旨似複王氏注云

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

方言饁食忽言除萊文次不倫蘇氏傳云攘取也

凡攘羊攘雞竊取者乃言攘耳施於此尤非宜東

原戴丈以爲農人攘其左右手之袂而取食似較

三說皆勝愚又按曲禮左右攘辟鄭君曰攘古讓

字此詩疑亦古文之未盡變者漢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克攘說文解字攘推也分別字義當是讓容从手讓詞从言今文混合爲一讓其左右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幷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孰否也於此一言見民之漸於禮讓焉見民之饒於飲食焉簞豆乾餱動有吝色豈唯其俗實薄抑亦已之不饜何以推人故觀乎田野而太平之盛富教之兼至可以想矣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傳曰蹈動也靖治也极動者言其性喜怒易動而無恆也惟王喜怒不恆故前者嘗使予治某事矣

後復窮極我使不得竟其施又甚則罪我放我焉

末二句正證明上帝甚蹈之事箋解尚小疏然其

以左傳行子南轉注次章邁之爲行行之爲放甚

確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此篇似東遷以後之詩行歸于周與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同義彼都人士者据東都而斥西都也周

之初東自必有以攘犬戎復舊京望於平王者是

詩郎杜篤論都之意猶西周遺獻所作故得附諸

變雅王風僅繫於一國亦日漸陵遲所致未必宅洛伊始頓無一篇是雅也孟子詩亾竝不當作雅亾解陳靈公以後無風王者不能採風而詩之存於太師者亾耳云詩亾然後春秋作自是據作春秋時不諱隱公元年也王者之迹熄故霸者之迹興美刺之義亾故褒貶之義作若以東周之詩不當在白華刺幽王之前則朱子亦嘗以黍苗爲宣王時詩乃在諸刺幽王者之後矣且此章獨毛有之二家則無可見漢初經師於都人士詩本有遺錯尤難孤據毛所次第爲定

常服黼冔 大雅

常旗也服矢服也此覲禮所稱侯氏載龍旂弧韣

者也但諸侯不過龍旂殷以先代之後得建大常
仍其王者之車服來助祭於周廟故詩特言以見
寵異而傳說之曰殷士殷侯也王者之後稱公毛云殷侯者通言耳其實蘇父所封是公周書王會曰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是也多方維爾殷侯尹民則通誥殷遺諸侯及其卿尹庶民侯也尹也民也乃三等之人舊以爲殷諸侯之尹正民者固非誠遂以殷侯爲斥蘇父亦未是
六月載是常服傳卽云日月爲常彼戎車
而載戎器其服爲矢服益無疑矣
使不挾四方
傳曰挾達也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
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

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

無貳爾心

矢于牧野矢誓也大誓逸篇曰勗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蓋周公約武王之誓詞以爲詩魯人又復述之於頌今說者轉以爲衆勸武王之詞夫武王舉大事豫之者素審之者決矣豈至牧野交刃而或貳其心哉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氣且訓無爲毋矣

薪之槱之

春秋繁露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

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按周禮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雨師畢也此薪槱

卽槱燎之祭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或說以爲星占

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

也小宗伯四類注云兆雨師于北郊然則先郊而

後伐者是北郊類祭歟

周王于邁

漢儒謂文王生已稱王宋儒非之遂併疑史記西伯崩卽謚文王之誤愚謂文王受命爲西伯改稱受命元年此於經有徵者也其稱王與否則無可徵若沒而謚王未爲僭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可見文王之有王號前此矣殷本紀歷世皆謂之帝某經傳亦有帝乙帝甲蓋商制天子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曲禮所謂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也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文王尊其父焉及其旣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

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爵以稱其君者況天
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魯人請命乎周而作頌將上其辭於王之
樂官故每謹其爵焉示難僭而不忘臣禮乃棫樸一篇曰周王于邁曰
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殷王也此詩其作於
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耶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
衛中國故出車篇稱王者文王也稱天子者紂也
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而告之曰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也然彼似非南仲之時已有王稱特周公作
小雅追敘之耳　或謂湯誓牧誓之王曰皆史氏
追書者此則大謬　武王得白魚而正王號見於晚
出大誓今全篇已湮無從決其真僞但以理論之
聖人既審知天命之興廢即正大號以討獨夫必
無所矯飾於其迹若猶稱西伯謂非紂之爵命可
乎既守其爵命即紂猶有君道愚謂以周王伐殷

王則可以西伯伐天子則不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是故未克殷先稱王似逆而實順也謂不克殷不敢王者似恭而實僞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畔援跋扈也鄭義歆羨覬覦也岸如犴岸犴獄之岸謂蒙難于羑里也獄也而謂之登臣子辭也猶後史以帝虜為幸為狩將言伐密伐崇嫌於不臣之迹故首明之曰文王無敢有跋扈也無敢有覬覦也蓋先是嘗就紂之囚而猶不貳矣然此自文王之臣志乃必託諸帝謂者則又以見武王之事豈畔援歆羨哉不取亦天命取亦天命云爾雅頌多陳天命於服

事殷之節稍略後世無文之德而妄擬文之迹者遂幾有以藉口出車一篇述文王尊殷天子之命者至矣古說又爲近儒所奪廣森是以三復此章而惜周公之微言未有能表明之者也

是致是附

子魚之言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臨衝閑閑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茀茀以下言其再舉也唯始者未能絶而滅之故曰致之而已使之附而已致之而不至附之而不附是不能已於復伐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惠定宇云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寃紫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逌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廣森按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也玉藻弗身踐鄭讀爲翦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

篤公劉之前而鳬鷖旣醉並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箋以公尸爲天地社稷等尸斷不可從且天者穹虛之氣烏可以人象之尚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古者立尸必以孫有虞氏郊嚳丹朱於嚳爲孫然則郊之有尸配者之尸耳故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以董伯爲姒姓許叔重引魯郊祀祝延帝尸蓋郊祀五帝以五人帝配而稱其尸爲帝尸也

永錫爾類

國語叔向稱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廣森聞之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繼世以立君象賢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傳云浮浮衆彊貌水有弱水則江漢之奔滔滔廣疾洶猛得以彊言明矣

大貌按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

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

蓋滔滔洸洸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以

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說經者如此恐後學漫

以爲轉寫交誤特拈而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周頌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戴禮記曰

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君樂記注曰文王之廟爲

明堂制考工記言世室明堂異名同實文武之廟

皆如明堂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禮有明堂月令

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

周之正朔自文王廟頒之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下經曰王入太

室祼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周公營洛邑特立文

武二祧爲五室九階四戶八牖之制不與他廟同

逸書作雒謂之宗宮考宮文宮周之宗也武宮成

之考也記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宗皆以

功德不毁之名通言之爾宗祀明堂實卽祀文王

之廟蓋春祠於青陽夏禴於明堂秋嘗於總章冬烝於玄堂太室則四時共之就五行之宮以象五帝之位所謂配上帝者其義如此愚深避漢儒五天帝即上帝之說讀此詩維天其右之益信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魯頌

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薛君章句謂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按韓詩說是也上文已有路寢孔碩若又以孔曼且碩爲美宮室詞窘而意複矣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

此篇者故以旻言之

帝立子生商商頌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錫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見左氏哀九年詩稱子姓商詞義正同古音姓生同讀左傳問其姓問其所生也唐風不如我同姓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尚書中候曰堯封稷契咨繇賜姓號禹貢於庶土交正之後卽云錫土姓而此頌亦承禹敷下土方爲言然則帝者謂二帝也前篇古帝命武湯後章

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鄭君說書曰若稽古以稽爲同古爲天箋詩亦云古帝天帝也按湯有天下自是天命不得更言何帝命之則天之稱古施於此爲確其典謨稽古似當以夏史追記之詞爲安然鄭於彼亦非創解蓋古文師說如是故張平子西京賦云聖上同天卽用書稽古之語也初學讀其賦而昧其義者多矣

爾雅

落 釋詁

物終乃落而以爲始何也嘗考落之爲始大氐施於終始相嬗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踐阼其詩曰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

宋人有以菊花不落爲疑而引此落始也訓之者頗爲允當蓋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它華不可以言落英唯菊乃言落英古人用字必有意義類如此

憮厖有也

小雅民雖靡膴王子雍注讀爲憮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愚謂膴旣可與憮通則盍引此憮有也以詁之毛公說國雖靡止云靡止言小也正義申之曰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以上句例下句則王注雅得毛意但民雖無大文義不足不若解

爲民雖無有正是民少之意與雖無旨酒雖無嘉殽設辭相類

艐格

注宋曰屆此本方言曰艐宋語也郭蓋以艐爲屆孫炎云艐古屆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躢以艐路徐廣亦音介然艐之與屆形聲弗類當從顧野王音子公反爲是艐格連文郎商頌所謂鬷假無言者也上一字音同詩下一字同中庸詩釋文假鄭音格至也

都繇於也

注書曰臯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揆卜繇

之繇經典原止作繇然郭義殊强鑿都繇皆發語歎辭繇亦見書大誥多方並有王若曰猷是也漆書作大誥繇爾邦多古文繇猷通故爾雅亦作繇字卽卜繇似亦可通作猷小雅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蓋言不告我以卜之繇也顏未可就以繇辭當都於之訓耳猶卽猷字从犬犬左右易耳孟子猶皆用由漢書山皆用繇

順

儀禮諸言陳者有西順南順蓋指彼文

黽沒

注曰猶黽勉按詩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

彼勿字當讀從卹勿之勿卽與此蠠沒同

𦏁䢻勤也

仁和翟灝曰曾頌實始𦏁商鄭氏箋以𦏁爲斷後儒多疑其害義今觀此釋則詩言𦏁商猶書武成篇言王季其勤王家逸書程典解言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也廣森按閟宮毛傳曰𦏁齊也此𦏁䢻釋文云本又作䢻大戴禮稱黃帝幼而䢻齊然則𦏁䢻猶䢻齊之意

育

虞書胄子傳云胄長也淶書古文作育子見說文解字

育義亦爲長禮唯公卿大夫元士之長子乃入於太學故曰教育子

縱縮亂也

注縱放𢯱縮皆亂法也義非是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是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之亂彼注以正爲直是亂亦有直意故以相詁

潛深測也釋言

考工記泰欲測測當訓深

室中謂之時釋宮

時讀爲峙𨄍之峙

律謂之分

注云律管可以分氣按律管當入釋樂不當與罟

毀罶罬等連文唐高郢有律筒賦曰碧鮮之竹採

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

下彼高鳥紛如墜葉據此則律亦捕鳥器也集韻

有箻字云竹管以射鳥乃後人別加竹爲之

正月爲陬　釋天

此周正正月也故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貞正也

攝提星恆在北斗之首言斗杓正北指子也周之

孟春故稱孟陬今以陬月爲寅則斗已斜建東北

不得言貞矣史記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聚與陬同謂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朔而子時冬至也若畢陬爲甲寅冬至安得在寅月乎且甲寅之年寧有甲寅月乎夏歷甲寅年正月必建丙寅推歷元冬至則用前年天正甲子月也又按四分歷改名太初元年爲丁丑小雅日月方除箋曰四月爲除今爾雅作余鄭君所讀本異首章言二月初吉次章言除明除者周正四月即夏正二月也越語至于玄月韋昭注九月爲玄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是亦据周正言之但鄭於歲亦陽止箋有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

之說則與小明箋自相戾宋人因之又有分正陽之月爲正月陽月者錯中生錯矣

祭星曰布

郭云布散祭于地据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無布散于地之法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注云司命傍布也蓋祭司命而以羿配羿雖無德然太康有自取失邦之咎觀武王賢臣作箴猶曰在帝夷羿不熟其帝號則謂羿死而爲神或未必誣矣又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傍謂之曹布按司命文昌宮星也然則祭星傍有緜布故謂之布不獨文昌爲然司巫祭祀共道

布杜子春說新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是卽繫著神傍之布歟封禪書稱雍有諸布之廟蓋祀諸星者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釋地

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此義非是周官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詩曰駉駉牧馬 顏氏家訓云駉駉牧馬江南本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 在坰之野然則坰牧皆在遠郊之內

此郊外蓋近郊外也令以王畿言之遠郊百里半之五十里爲近郊其外十里曰牧又其外十里曰野又其外十里曰林又其外十里曰坰又其外十里遠於遠郊之境

葝䕲豕首 釋草

按葝䕲可以染藍故一名蝦蟆藍周官染草鄭注以爲茅蒐橐蘆豕首紫葝之屬

蔈蔨芀葦醜芀葭華

舊失其讀此當於葦醜絕之蔈蔨芀三名皆葦類也芀者葭之華也卽今蘆花也

櫬梧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 釋木

舊亦失其讀櫬一名梧梧之生而樸屬枹茂者謂之櫬也采猶薪也恐人不明故申訓之曰采薪者卽可單稱薪也𠭗互相訓釋詁多此例采薪卽薪是自解上句薪字非薪柴之薪乃薪采之薪春秋傳曰薪采者也小雅薪是穫薪箋曰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此采薪乃單稱薪之證愚仍恐人不明更申訓之曰采析薪也薪亦析薪也凡析薪謂之采薪又卽可謂之薪薪

皇黃鳥 釋鳥

篇中釋倉庚者尚有三焉此注亦以爲黃離留太相複重且倉庚名皇傳記未見廣森謂皇卽周書王會方揚以皇鳥者是

騋牝驪牡玄 釋畜

郭以牝爲騋牡爲驪而玄別連下駒字爲句疏引檀弓注讀則如此今撿鄭注周官廋人又引作騋牡驪牝玄爾雅音義云孫注改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是叔然以周禮注爲正也驪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騋牝三千若騋卽是牝何勞兩言彼傳云騋馬與牝馬也又必知牝牡字當互易者以禮駕四牡不用

牝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驪濟濟則驪必騋之牡者玄乃騋之牝者矣

經學卮言卷三終

經學卮言卷四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爲政）

饌鄭本作餕注云食餘曰餕愚謂今文雖作饌義亦與餕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籑皆作餕（今本作籑隸省）据說文饌卽籑或字儀禮以籑爲餕論語以饌爲餕其實一耳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温故也然教學相長故每因而有新得焉若挾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邢氏正義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東原戴丈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

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

書云孝乎惟孝

熹平石經作孝于惟孝釋文亦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按古于乎通用呂氏審應覽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郎作書云孝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硋但梅氏所上古文君陳恐未可爲典要包氏以孝乎惟孝爲美大孝之辭與記言禮乎

禮史言時乎時文義相類故潘岳閒居賦序夏侯湛昆弟誥華嶠後漢書序傳並用孝乎惟孝句相承有自似不必改讀也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八佾

栗篆文作㮚从卤古文作𣡌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字也西本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

回也不改其樂雍也

呂氏愼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卽宋人所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者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而古文與如通周官旅師而用之左傳見仲而何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三朝記在家撫官而國並以而爲如此而有亦讀爲如有其義當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之如同（儀禮多以若爲或唯此篇言如如若一耳）如猶或也而亦或也言有祝鮀之佞或有宋朝之美乃免於今之世不然則難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案皆孔傳束脩一介臣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今按本注正言奉贈脩為禮不如書疏所說或唐人別見子國舊解而集解非引孔曰今本傳寫誤鄭君云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魯讀誨為悔今從古按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毀玷延篤傳吾自束脩已來蓋竝如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為約束脩飭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合是子自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

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疏引少儀束脩一犬穀梁傳束脩之問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職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職則爲朐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疋者同義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載乾肉猶裹糧之意也又束脩之別一解

古之賢人也

公羊解詁引此文徐彥釋曰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是唐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似誤會鄭注孔子以伯夷

叔齊爲賢且仁句意而妄改鄭則統古之賢人也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意亦同此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泰伯

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尚未失所自初奏以迄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

太宰問於子貢曰 子罕

子國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廣森以爲是宋太宰列子有商太

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

某博學多識者也卽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宋本

商後當時通稱爲商故左傳曰孝惠取于商又曰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韓非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

市亦謂宋太宰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

此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

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

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

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絶不
與上衣敝緼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
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朱子亦承其誤旣重
誣賢者且夫子先旣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
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枘鑿不可通也集註本
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
而牢曰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
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
下矣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鄉黨

周禮諸侯相爲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擯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卽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歟

復其位

子國曰來時所過位尋復字之義此爲是也顧上文過位若是君之空位則與其字之義未協鄭君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當從之曲禮曰下卿位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此君視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矣

享禮

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子國云朝服皮弁服按諸侯之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此注乃據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若雜記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之類不必備引）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

積也蓋魯既不告朔于太廟則朔朝與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獵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亦朝服者之非也玉藻此節鄭注義是王肅改竄家語以自實其與鄭異之說不可為所惑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言國未能復古視朔之道則已亦不敢充其服故相隨而冠弁也皮弁等在冠弁之上不視朔則禮不盛故服亦不充推記文以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朝而朝服常也不必言也吉月而皮

弁服亦常也不必言也唯吉月而朝服與禮異故記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教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集註兼存三說愚以爲共訓執三嗅訓雉鳴者近是共與拱同仲子昌言拱押天人注云拱執也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正謂此事揜亦執

取之意或可拚雉卽拱雉之誤篆文共禽形相似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

能入於室耳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路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蓋言三家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
在節財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韓非子云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
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呂氏春
秋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
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
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
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按二

書並有此事而各得諸傳聞困學記聞載呂說今併記韓說以廣其異

奪伯氏駢邑三百 憲問

子國曰管仲奪之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漢晉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習氏引喻正合經旨駢邑者即春秋齊襄公所取於紀之郱也續漢郡國志臨朐有古郱邑應劭曰伯氏邑也凡土地字从邑多後人所加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于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荀子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上事亦相似鄭注以爲秦大夫誤矣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覍弁之弁篆體作[illegible]隸變作亣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卞一字按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

邑非無稽云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韋注小誤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取强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予一以貫之言予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閱

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旣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季氏

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

因未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者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歟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周有八士 微子

鄭君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按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

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殷法字積於仲周法字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變而記之歟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子張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按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

經學巵言卷四終

經學卮言卷五

孟子

以遏徂莒　梁惠王

按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从呂即音呂可耳未可遂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莒皆爲國名遏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曰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榭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榭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通作宣榭之榭謝豫並音序爲諸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

人皆謂我毀明堂

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狩朝諸侯之處也按封禪書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然此非如國中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

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注云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大氏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

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滕文公

均是田也糞之則其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鹿犬豕之骨汁所以爲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獲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旣不足則土彊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獲故一歲遇凶歷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與音歟絕句

兄戴蓋祿萬鍾

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按蓋旣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離婁

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朱子亦云其意將以復進於親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遂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旣對

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
亾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
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
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亾非實有
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詞言餘則無
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
卒於畢郢
金氏前編以爲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
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貎匿比而戾民畢程氏以
亾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臣解

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
後人多改从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
郢文王旣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
故成王葬周公于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
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
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
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墻屋我猶
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萬章

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
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諸所
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
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今按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舜有子九人高誘
注云孟子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
爲嗣子不在數中若然丹朱之外尚有九庶趙氏
旁覽未及不甚書也然高氏亦以意推說耳若据
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
當事舜之時長子已死唯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

中又未可定

殺三苗于三危

今尚書竄三苗淼書古文作𢀜見說文解字𥁸殺卽𢀜

字相似而誤流放竄殛皆非死刑故季文子言流

四凶族也左傳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上蔡字讀

爲𥹮胡氏禹貢錐指引以說二百里蔡而疑孟子

古本元作𥹮三苗愚謂蔡蔡叔之蔡卽當作𢀜𢀜

蔡形聲亦相似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

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貞子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集註亦相沿而不加核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耶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者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

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諡通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諡者詳別卷後今据稱貞子卽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而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

毋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衞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魯定公十四年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棼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於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

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閒此可徵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為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寔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

樂甚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莊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計五十一歲當定公八年時尚未仕於魯容有之沛之事但南華多寓言不必据爲實蹟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

反乎衞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陬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閒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衞去衞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衞主遽伯玉家焉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衞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之下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

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賫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旣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愼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寔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前云蔡遷于吳後云蔡遷于州來卽是一事若將中間橫出過蒲在衛等事移著於前則於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句下直接是歲魯哀公三年句文順事從矣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

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衞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反衞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名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衞孟子所謂於衞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名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衞靈公主顔讎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閒也爲是

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
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
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
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
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
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
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齊
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亾國之後先世
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于大國
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

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孔子亦獵較

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 告子

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朱子則嫌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馬上似少一白字故不取舊注愚謂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

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其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王充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卽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

之弟子（韓非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知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見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

非由外鑠我也

爾雅曰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

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集註泛言成熟之期非也
管子輕重乙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已曰以
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豈謂一鉤金
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按鄭君說東
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
兩之一

被袗衣鼓琴　盡心

袗𢑴畫也義如袗絺綌之袗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

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

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朱注以介然屬下句愚讀長笛賦曰閒介無蹊似古讀有以介字絕句者閒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迹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

經學卮言卷五十

經學卮言卷六

春秋左氏傳

楚人坐其北門 桓公十二年

注云坐猶守也惠定宇補注曰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於古義廣森按惠氏說是經傳言坐陳者甚多周禮曰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晏子曰介胄坐陳不席而大武舞亂皆坐亦所以

象軍列也

子般卽位次于黨氏莊公三十二年

次喪次也所謂五月居廬者也黨氏魯大夫氏也
古者外朝有卿大夫治事之舍及後世世卿遂世
其處故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署所
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
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後代官署之名寔肇於
此哀十一年傳曰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
則黨氏在外朝甚明蓋居廬于觀門之外因大夫
之署以爲次若子野次于季氏襄卅一年敬王卽位館

于子旅氏昭廿二年其事並同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亦入就喪次也翼者室在左右之稱其諸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室歟詩適子之館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不殯于廟僖公八年

按周禮無殯廟之事殯廟者魯禮也魯禮何以殯廟殷禮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謂既大斂以柩朝于祖而就殯焉魯有王禮嫌純與天子同故周尚騂牲魯尚白牡周春祠而夏禴魯春礿而夏禘周祀天以日至魯以上辛周乘玉路魯乘木車若

此之類皆從殷也魯多殷制故春秋內魯因託變文從質之義定元年經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計癸亥至戊辰六日諸侯五日而殯蓋殯之明日而即位也正棺者殯也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注云殯之明日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殯楹閒其用殷法可知何休以為喪自外來象小斂僎于堂故正棺楹閒小斂三日事也何待戊辰乎且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兩楹之閒則殷殯楹閒者正以其在廟中故耳神主在室柩須向之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二十四年

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冄季（成卽郕 冄卽聃）今以傳文校之蔡郕霍並周公之兄且十人當數毛叔無曹叔定四年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下文別云曹爲伯甸則曹不在五叔之列杜彼注以五叔爲管蔡郕霍毛是也曹滕皆叔唯聃稱季而越次居上明前八國因是嫡子故先列之

請隧二十五年

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今按國語襄王距其請隧之辭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焉是並以建國制地爲言與葬禮不類韋昭注隧六遂也其義爲長蓋天子六鄉鄉各一軍以爲戰士六遂亦遂各一軍以起徒役大國三軍有鄉而無遂文公欲增軍賦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作五軍則雖避遂之名有遂之實矣隧與遂通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

奔火所並以隧為鄉遂字 宋魯皆有王禮故唯二國有遂

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三十一年

成王封衞周公代作誥故後世述其始封之命猶王與公並言之尚書後案以此證康誥朕其弟爲周公語引經斷經羣訟可息

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三十三年

注云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並非傳意主謂新作之主卽禰也廟太廟也烝嘗禘俱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

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卽彼犆礿也言春礿恆特事于禰主夏禘秋嘗冬烝乃祫祀于祖廟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傳就據有祫時通略言之耳一犆一祫者非必一年犆一年祫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云一有一無曰有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經有小正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古訓皆爲或

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譏之此春秋之新義後儒乃以吉禘爲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諦昭穆之禘藉寔審諦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

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宮皆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祫禘也王制固爲正法卽左傳亦道其正例王魯祭則有建辰之月而烝建丑之月而禘者失禮黷祀不可執究

曰夫已氏 文十四年

蓋桓之六子商人第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已杜

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

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

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女獨雍母爲

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

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鑄鼎象物 宣公三年

嘗讀呂覽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

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審分篇曰周鼎著象

爲其理之通也審應篇曰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

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離俗篇曰周鼎有竊

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注云未聞竊一作窮侍

君篇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似取子午對肖

凡言鼎象者五識之以備博聞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

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十二年

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

之次第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樂記曰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毛詩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以崇猶言以終也舊注未協陳澔改讀以崇天子更誤武詩六終當與舞者六節相應武始而北出也賚三成而南也桓其六成也般篇曰陟其高山允猶翕河疆南國之事也酌篇曰實維爾公允師美周召之治也六章蓋今頌存其五焉序曰酌告成大武也則其爲武樂無疑而以篇名篇位推之般亦近是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君注宿夜武曲名皇侃以爲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即武之二成象滅商時事者歟

投袂而起 十四年

呂氏特君覽曰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于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曰是以宋爲野鄙也（鄙我義如鄙啚之鄙）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然則投袂者投其所削之袂也（削裁也）此傳文未備杜遂以投爲振壹若拂袖之義誤矣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此二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薦此加貨者乃所以謀免於誅也既不免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此二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劉讀尚小疎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儀禮燕大射以樂納賓並奏肆夏而此言僭者蓋諸侯唯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正義以此爲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强說也堂上之樂大瑟達

越有拊磬而無鐘鼓旣言金奏非升歌明矣下文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今併奏繁遏渠本合升歌鹿鳴今加歌文王皆晉見魯有王樂欲以相傲穆子乃從而譏之使乎使乎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九年

日當爲曰其義乃通古人書日曰字相似唯曰上小缺以別之轉寫易誤故陸氏釋文每於二字下出音若詩曰爲改歲音越一讀人實反呂刑由慰日勤人實反一音曰且有疑混兩存者矣

請以桑林 十年

注以桑林爲殷天子之樂名按成湯遭七年之旱禱於桑林而莊子言湯有桑林之舞蓋桑林者雩舞也周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君曰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下文舞師題以旌夏其皇是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二十一年

杜云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愚謂此公姑姊卽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世於左氏說爲公族祖父其女子子則公之族姑其女孫則公之族姊季氏之女而稱公姑姊以嫁

者所以寵庶其耳尋下文臧武仲語斥稱姬氏可
知非公女矣古人立言有體趙盾稱公之女則曰
君姬氏見宣二年傳

唯卿備百邑二十七年

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謂杜以一乘
名邑書傳無文愚仍以四井之邑言之百邑者四
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
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
地如是易邑人三百戶鄭君注曰大夫采地方一
成其定稅三百家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今按大夫一成卿四

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然則大國之卿地五成次國之卿地四成衞太次國小國之卿地三成歟有地三成廟事二世與天子元士同降於成國之卿優於士何氏公羊解詁云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者是也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三十年

注曰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宣城梅氏以此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爲丅丌丌丌或爲丄亠亖亖蓋權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卽其遺象晉侯發八難云請借

前箸以籌之言以箸當籌時方食有兩箸復借高帝前箸得四箸每發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六丁之七丌之八Ⅲ之故用四箸而足篆文亥爲𠀆其乚與上相似入與丁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首上二畫下置身傍則成𠂢正如布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百次六十也但古文亥本作𠀅與豕同意見說文解字故子夏讀晉史以三豕爲己亥之誤王亥是己亥三豕是三豕史趙晉人而稱𠀆字豈其聞識之博抑亦浮夸潤色傳或有焉

其敢愛豐氏之祧昭公元年

注云祧遠祖廟技公孫段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其家唯有子豐廟耳焉得有遠祖廟祧者始祖廟之名豐氏以子豐為始祖故稱祧焉始祖廟所以名祧者緣遷主必藏于始祖廟祧之言超也唯周人遷穆主于文王廟遷昭主于武王廟因以文武為二祧若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則皆謂始祖廟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注云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愚謂離麗也麗猶兩也於易明兩作為離冠禮儷皮古文作離皮兩鹿皮也曲禮曰離坐離立謂兩人

坐兩人立漢律曰離載下帷謂兩人共載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畱離故二執戈者稱離衞其義如此

徵爲五聲

注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此五聲所屬相承依月令爲說然於五行生尅之法都不得合鶡冠子則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角之言錄也詩曰麟之角振振公族禮記實于綠中鄭君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四皓角里先生荀氏漢紀作

祿里是古音角皆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
與祿綠祿同讀
故調以宮据彼文唯宮音土商音金與月令同耳
角水音也徵木音也羽火音也若然宮商角徵羽
正土金水木火相生之序而宮生徵徵生商商生
羽羽生角乃相變而得其所𧺝二者次第並有意
義長於月令矣昔揚子雲嘗恨不及呂不韋時車
載其金貝有以也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三年
注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
八斗鍾八斛釋文云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

者謂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愚謂如此直加豆一耳於三量皆登之義未協管子輕重丁曰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鏂區也卒釜大於區五倍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乎管子後人所綴述非出夷吾自爲故得有陳氏新量錯見於篇然亦齊人之書自足證杜氏之誤也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世族譜懿伯郎惠伯之父仲孫它也此注又云

惠伯之叔父綠欲附會檀弓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之語遂不自覺其誤耳它字子服見於國語子服氏得氏以此杜既以它爲懿伯又以爲子服椒之叔父豈惠伯竟以叔父字爲氏乎其誤可知鄭注彼文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則叔父之稱乃生於叔弓無關於惠伯矣按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齊女聖姜生文公又娶楚女項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自桓公至敬子七世故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疏家疑其誤者偏據左氏

而未兼通公羊師說耳叔父之文於左氏世次不合故記有之傳則無杜氏乃强爲牽會此治經無家法之蔽也遇懿伯之忌自當以後儒忌日之解爲允因値叔父諱曰故叔弓體其意而爲之避若期親之忌可勝避耶惠伯自稱其父而乃云叔父之私者對叔弓爲辭正猶成王誥康叔不稱文王爲王考而言乃顯考也吾鄉俗親族相與語猶然至記注旣不以叔父爲惠伯呼懿伯之辭則今本亦有叔字者必後人因傳注而妄改或原注直作惠伯之父無叔字抑或原作惠伯叔之父則校者寘乙更屬有因試思鄭若亦作惠伯之叔父解者是敬叔於昭穆云云贅而無當矣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九年

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亾故國君以爲忌日

按傳言乙卯昆吾稔之日也不言桀亾日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則桀實以戊子亾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爲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畏庚制甲午破

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衡古人名字多一定相配六旬之吉庚午爲上是以名庚者字午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十年

注載幣用車百乘似幣雖多無庸百乘車載之此當與百兩一布之兩同義小爾雅曰倍文謂之端倍端謂之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百兩二十束也禮卿行以五百人從有幣須多徒衛故倍之而千人矣

壬申復旆之十三年

舒旆曰旆猶置尊曰尊設席曰席詩云胡不旆旆

蓋言旆其旆也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二十年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君荅云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廣森謂傳稱康叔封於衞啓以商政故康誥一則言殷罰有倫再則言罰蔽殷彝蓋犯罪同坐商法無之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猶未變商舊也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康誥有劓刵人周五刑無刵所謂商之刑名歟穆王訓夏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商書

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見呂氏孝行覽周官殺罪五百三代之律由簡而繁由輕而重其大略可覩已漢律大辟四百九條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服注鼓量名引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正義云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愚按鐵雖非以量計然鼓實兼衡量之名可通言之小爾雅曰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一鼓鐵者四百八十斤也五經異義以四十斤爲

斛而禮記隱義謂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

鼓亦得與四百八十斤相會

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

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名亾之道又此姦法本出范

宣子今而用之是倂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咎其

亾也不難矣古文多倒語易之亾也猶言亾之易

也音難易之易

繁氏定公四年

釋文繁步何反史記有河東守番係索隱番音婆

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廣森按番維

司徒韓詩作繁則番氏即繁氏陸於此從婆音得矣於彼音方袁反則失繁與皮逼儀禮皮樹或爲繁豎古今文之異故漢書人表作司徒皮師古曰即十月之交詩所謂蕃維司徒者也皮古亦步何反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魯國蕃縣本音方袁反白褒云陳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也謂改音步何反後人遂讀入支韻誤甚愚嘗就唐韵以攷古音遞轉之法大氐東江與侯庚相配冬與幽蕭相配侵覃與宵肴相配蒸登與之咍相配庚陽與魚模相配耕青與支佳相配真文先魂相配元寒山仙與歌戈麻相配痕與脂微齊皆灰相配舉此一部言之如陳風南方之原可與娑協大雅

時維姜嫄可與何協齊語言獻如莎陳宋之間言桓如和說文解字磐从般聲鼉从單聲而寒桓歎戈諸韻偏傍互見者固不獨緐番兩字矣

齊侯衞侯盟于沙 七年

沙傳文作瑣公羊經文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衞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讀之異今此左氏經亦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云地在陽平元城於瑣澤下注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哀公七年

墨子云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胜中行染于籍秦高疆然則生朔亦導范氏于惡者其舉與死皆不足多也長柳卽張柳古複姓漢藝文志有長柳占夢

嗚呼哀哉尼父 十六年

儒者相承言周公制謚非周公始制之也特以德行優劣爲謚始自周公耳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可見古人訓謚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 謂易之帝乙 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

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即

其謚（殷本紀必云某甲立是為帝某甲一生號一死號似複而非複也）周人始有

大名細名之制然此亦彰癉之大柄唯天子得而

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既卑不得請謚於王其君

又未敢自為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

隱八年傳衆仲曰諸侯以字為謚謂諸侯賜其臣

謚之禮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

謚其始猶配字為號若魯成季共仲齊高敬仲國

懿仲之類又降而卒以謚冠子矣唯宋大夫孔父

穀梁說字謚也而檀弓載哀公之誄先聖鄭康成

亦云孔父因且字以爲之謚於此而見哀公之尊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動不越禮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謚謚之一則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嘗考列國之臣見於左傳者如宋卿無謚表見而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否於華氏曰好父說生華父督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於樂氏曰樂父術生碩父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以及魚氏蕩氏仲氏向氏等皆然凡言某父者恐以字謚者也𡰥微宋君雖請謚于周而

於其國中自秉殷禮穀梁於鄭之言益可信矣他國大夫如憖石駘仲駘字不見謚決蓋亦東周之初猶守禮與以字爲謚者又按少牢饋食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若大夫應以謚冠子豈於祭而不稱謚乎鄭見少牢如此故於特牲某子決知爲伯子仲子而非謚也聘禮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與其文者某甫卽字謚也容未賜字謚則亦但如士禮稱伯子仲子矣非必祖稱甫考稱子互舉以見例耳

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鄭君駮異義曰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愚按管子有言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

出公之祏謂此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

族故曰三世則昭穆同祀之廟既毀乃別為祏祀其所自出孔氏姞姓悝之鼎銘稱曰叔舅當是自他國來仕於衛者未知其先本出何公也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都宗人注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而郊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但謂不敢以為太祖非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亦謂不得以為祖廟禰廟諸侯必以始封為祖大夫必以別子為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不敢與私廟齒蓋都家之廟若漢時原廟雖國滅家降而廟自不毀故仍謂之

公廟至三家直以桓公爲祖而不復祖牙友之等乃所謂大夫祖諸侯者故曰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不然魯鄭之設周廟舊矣而得言始三桓乎哉

廣森猶記幼讀傳至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輒疑作城曰城作郭曰郭經之郭公未必公非邑名而與城中丘等同例稍長究心於唐以前箋疏乃治經貴有家法向之鑿空臆說如此類者悉痛自刷汰而於春秋壹守公羊師說左氏於經豈無[illegible]

[illegible]舊學已爲杜征南所汩故[illegible]

[illegible]旨議略識其詁訓膚末附言[illegible]
彙爲一編或云覆瓿亦其宜也若云曩時新[illegible]
衷之說果已刪汰無餘乎斯未之敢自信

經學卮言卷六終

[illegible][illegible]酉孟秋男昭虔恭校